

四、苏俄两次对华宣言和中国的反应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 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

(1919年7月25日)

苏维埃军队击溃了仰仗外国兵力和外国金钱的反革命暴君高尔察克的军队,胜利进入西伯利亚,与西伯利亚各族的革命人民会合。当此之际,人民委员会特向中国各族人民发表下列友好宣言:

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红军经过两年战争和极大努力之后,越过乌拉尔向东部进发,此行不是为了横行霸道,奴役人民、侵吞掠夺。关于这一点,每一个西伯利亚农民和每一个西伯利亚工人都已了解。我们使人民摆脱外国兵力和外国金钱的桎梏,因为它们压迫被奴役的东方各族人民,其中尤以压迫中国人民为甚。我们不但帮助本国的劳动阶级,而且也帮助中国人民,因此再一次提请中国人民注意我们于1917年伟大十月革命后对中国人民所作的声明。此项声明可能已为卖身投靠的美、欧、日报纸所隐匿不宣。

* 亦称“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于1919年7月25日发出,1920年4月间中国报刊公开发表。

工农政府于1917年10月取得政权后,立即代表俄国人民向全世界人民倡议建立巩固持久的和平。这种和平的基础应当是决不侵犯他国领土、决不强行吞并其他民族、决不勒索赔款。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不论居住何地、不论它至今是否独立自主或被迫附属他国,在自己的内部生活中均应享有自由,任何政权都不得把它强留在自己的领域之内。

工农政府接着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因为沙皇政府及其各协约国利用这些条约以威逼利诱的方法奴役东方各国人民,主要是奴役中国人民,使俄国资本家、俄国地主和俄国将军从中得利。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以后,立即建议中国政府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协议、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此项谈判延续至1918年3月。不料协约国竟挟持北京政府,厚贿北京官员和中国报纸,强迫中国政府同俄国工农政府断绝一切关系。日本和协约国不等满洲铁路归还中国人民就将它攫为己有,它们并进犯西伯利亚,甚至迫使中国军队援助这一罪恶的闻所未闻的强盗行为。而中国人民、中国工人和中国农民甚至不能了解实情,不知道美、欧、日等国匪军为什么侵袭满洲和西伯利亚。

现在我们再度敬告中国人民,以使中国人民明了真相。

苏维埃政府已放弃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这些地区的人民愿意隶属哪一国家,愿意在自己的国家里建立哪种形式的政体,全由他们自己决定。

苏维埃政府拒绝接受中国因1900年义和团起义所付的赔款,这已经是不得不第三次作这样的声明。因为根据我们所得到的消息,尽管我们拒绝接受赔款,协约国仍在追偿赔款以满足前沙皇驻北京公使和前沙皇驻华各地领事的非法要求。所有这些沙皇的奴仆早已丧失自己的权限,但仍固守原职,在日本和协约国的支持下

欺骗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应当知道这件事,并把这些狂人骗子驱逐出境。

苏维埃政府废弃一切特权,废弃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和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事务,如有不法行为,应依法受当地法院审判。在中国,除中国人民的政权和法院,不应当有其他的政权和法院。除这些要点以外,苏联政府准备与中国人民的全权(代表)就一切其他问题达成协议,并永远结束前俄国政府与日本及协约国共同对中国采取的一切暴行和不义行为。

苏维埃政府深知:协约国和日本这次还会竭力不让中国人民听到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呼声;把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必先铲除盘据于满洲和西伯利亚的匪军。因此,苏维埃政府目前在向中国人民送达这一消息的同时,派遣红军越过乌拉尔向东部进发,以帮助西伯利亚农民和工人摆脱高尔察克匪帮及其同盟者日本。

如果中国人民愿意像俄国人民一样获得自由,愿意摆脱协约国在凡尔赛给中国人民所安排的命运,不成为第二个朝鲜或第二个印度,那就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

苏维埃政府建议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政府立即与我们建立正式关系,并派遣自己的代表与我军会晤。

副外交人民委员 加拉罕^①

① 列夫·加拉罕(1889—1937年),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曾两度出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19—1923年曾三次代表苏俄政府发表对华宣言。1923年,加拉罕代表苏俄政府来华同中国北京政府谈判,于1924年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俄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加拉罕出任首届驻华大使。他在华期间(1923年9月—1926年8月)还与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及冯玉祥建立了密切联系,并指导了中共北方党的活动。

1919年7月25日

(录自《五四运动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

中国社会各界的反应

全国报界联合会致苏俄政府电

(1920年4月8日)

俄国人民及俄国人民的政府公鉴：

我们接俄国劳农政府很公正而有力的通牒，无任欢喜。我们谨代表中国的舆论，对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俄共和国人民表示最诚恳的谢意。希望中俄两国人民在自由、平等、互助底正义下面，以美的友谊，致力于芟除国际的压迫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

中华民国全国报界联合会

(录自《新青年》杂志，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出版)

全国学生联合会致苏俄政府电

(1920年4月11日)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谨代表全国学生，用极诚恳的心意，奉复于我们亲爱的俄罗斯国民及其新创造的共和政府之前：你们这一次的大举动，足为世界革命史开一新纪元，我们实在是钦佩得很。至于对于最近你们在致我界的通牒中所表示之盛意，尤觉无限感谢。我们自当尽我们所有的能力，在国内一致主张，与贵国正式恢复邦交；并敢以热烈的情绪，希望今后中俄两国人民在自由、

平等、互助的正义方面，以美满的友谊戮力于芟除国际的压迫，以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俾造成一个真正平等、自由、博爱的新局面。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

中华民国九年四月十一日

（选自《新青年》杂志，第7卷，第6号）

全国各界联合会致苏俄政府电

（1920年4月）

俄国人民暨俄国劳农政府公鉴：

顷接俄国劳农政府通牒，不胜欣喜。吾人前此，以中外报章传闻复杂，无从悉俄国之真相。今读俄国通牒，一种正谊人道之主张流露言表。凡世界各国人民中之宝爱正谊人道者，当无不表示赞同。吾人更信中国人民除一部分极顽朽之官僚武人政客外，皆愿与俄国人民携手。中华民国全国各界联合会，用敢代表中国人民，答复俄国人民暨俄国劳农政府之盛意。

溯自武力主义及资本主义印入于世界各民族之脑筋，遂因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而屡演惨剧；于是强侵弱富欺贫的惯习，充满于社会与国际。俄国人民首先为正谊人道努力。此次通牒声明，将中东铁路矿产森林权利，及其他由俄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土匪霍尔瓦特、谢米诺夫、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得之特权，皆归还中国；俄商在中国内地所设之一切工厂，与夫俄国之官员、牧师或委员等所以不受中国法庭之审判之特权，皆一律放弃，并抛却庚子赔款，无非以俄国人民极信仰之自由、平等及互助主义，推行于世界，不独向中国人民表示好感也。从此旧式政治家、资本家之迷梦无由实现，而公正有力之声浪，弥漫世界，则各国人民群起打破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之期不远矣。

吾人不能不为俄国人民告者：西南政府及北京政府，皆为一部分极顽朽之官僚武人政客所盘踞；彼辈恃武力与外资而固其位置，实与俄国高尔哲无异。频年以来，北京政府为仰日本之军械金钱之援助，竟与彼国军阀私订种种不平等条约，吾人甚为痛心。刻下已经觉悟之中国人民，正准备与一部分极顽朽之官僚武人政客奋斗，无论如何牺牲，均所不辞。惟如辈挟有数十万之军队，此类军队未受教育者居十之八九，素为彼辈所蒙蔽，吾人已拟设法唤醒之。俟大多数军队觉悟之后，彼辈之凭借已失，必不能压制中国的人民。是时吾人之进行毫无障碍，不难屏前日俄帝国所任命之公使及领事于中国境外。本会谨依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域共和国人民所组织之劳农政府之通牒，正式声明：收回各项权利，庚子赔款；并恢复中俄两国人民之邦交，至遣代表赴俄国军队之前一节，亦所深愿。希望俄国人民再接再厉，作正谊人道之前驱。中国人民为世界人类之一部分，自应共负维持正谊人道之责任也。

中华民国全国各界联合会

(录自《新青年》杂志，第7卷，第6号)

中华实业协会致苏俄政府电

(1920年4月)

俄罗斯共和联邦国国民暨苏维埃政府红卫军公鉴：

吾辈中国劳农学商全体人民，接到贵邦通牒，声明无条件退送俄前帝国政府强力取去中国之土地及各项权利；交还中东铁路及林业矿业等，以及从前俄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霍尔瓦特、谢米诺夫、柯尔恰克等，及其他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强夺中国之特权，皆一律返诸我国；又放弃领事裁判权，庚子赔款；又声明废止一千九

百六年一千九百七年日俄私订条约¹⁾。此项伟大壮举，非仅为世界七千年历史第一次创见；抑且足以扫清旧世界国际间一般罪恶，开辟现世界全体民族互助宏基。此中华民国国民所以欢迎贵邦通牒之伟壮精神，较诸欢迎物质归还之情绪，尤为殷恳倍切者也。吾人深信贵邦通牒所含蓄真精神，苟中俄两国劳农全体人民，能合力不欺，以发扬之，足以维持全球民族间之永久和平；而东亚及世界各民族，欲恃武力欺凌残暴诡秘诸种私图，以为立国根本者，终当受上帝与公道之惩罚，无以自存。故吾人深愿与俄国拥护公道正义及东亚与世界永久和平之人民，正式通好，以达世界大同，民族互助之远大意志。抑我辈尤有慎重声明者，现在我国南北各方，皆属黑暗武人及腐败官僚之集合体，无论其号召与目标如何动听，要皆残民以逞，私利是图，与全体国民之公意及幸福，绝对不相容。国民对于彼辈间之争端等若械斗，非特不援助任何方面，并且毫不注视其情况；想俄国人民必不为彼辈之一切诡词所淆迷，对我中华民国之真实状况，早有正当明确之见解也。

（录自《新青年》杂志，第7卷，第6号）

国会议员致苏俄政府电

（1920年4月）

全俄人民暨全俄劳农政府诸执事公鉴：

吾人奉读贵政府外交委员喀拉罕致中华民国国民之通牒，关于放弃从前取得中国一切不正当之权利，纯基于正谊人道平等自由之观念，绝不含有国际间一种市恩责偿之意思，允为世界放一光明。兹对于贵政府之通牒感谢之忱，尤非言语所能尽达。吾人参居

1 宣言原文为废除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

国民代表之列,所受国内官僚武人厚结外援,以奴隶人民之祸害,亦既竭力与之抵抗;加以全国学生及工商各界,日夕谋所以消灭此祸害,重建真正民意之政府,与世界共享和平之福者,至今犹在至苦极窘之中,未偿所欲于万一,实对于世界宝爱自由之人类,渐愧欲死,而于贵政府拳拳忠告之意,更不胜其太息。自今后,吾人惟本其固有之责权,不敢自荒,期有以副盛意者,兼以慰世界表同情于吾人之良友。至贵通牒提议正式恢复两国国民友谊,及推派代表一节,吾人自当以极诚恳之心赞成而力行之。谨此答谢。中华民国国会议员。(全体署名译发)

(《新青年》杂志,第7卷,第6号)

中华劳动公会致苏俄政府电

(1920年4月)

俄国农民、工人、劳农政府、红卫军公鉴:

我们中华的人民,接着你们的通告,非常的欢喜;知道你们的革命,是要恢复我们劳动者的权利,是为世界人类谋真正的自由平等底幸福,知道你们全俄的农民、工人和红卫兵,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类。中华全体的平民,都钦佩你们创造的势力和牺牲的精神。我们劳动界尤其欢欣鼓舞,愿与你全俄的农民、工人、红卫兵提携,立在那人道正义的旗帜下面,一齐努力,除那特殊的阶级,实现那世界的大同。

中华劳动公会

(录自《新青年》杂志,第7卷,第5号)

中国工人联合会致俄劳农政府书^①

(1920年5月22日)

贵国政府的宣言令中国人民喜出望外,颇受感动,已得到全体劳动人民赞许。宣言更进一步唤醒了中国工人的自觉。

本年5月5日我工人联合会决定举行劳动节纪念大会,并表达所有工人的意愿和对贵国政府发表宣言表示感激之情。

我联合会深感遗憾的是,不可能自由发表意见,因为中国受到专制政府的压制。联合会委托转交我们的一封复信,望贵国政府予以考虑。

中国人民目前仍处于本国和外国资本家的压迫之下,但是希望贵国政府竭诚相助,贵国政府深切同情中国人民,定会伸出援助之手,使中国人民在贵国的正确指导下挣脱国内外资本家的禁锢。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希望。

中国工人联合会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

陈炯明将军致列宁书

(1920年5月)

列宁导师:

遥闻贵国革命成功,本人不胜欣喜。当今人类之一切纷争及灾

^① 寄给列宁的这封信和下一份文书于1920年底与中国南方和西南革命组织的其他信函一并送到了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1920年12月10日,上述文书的译文已送给列宁。——原编者

难,皆因有国家界限及资本主义。只有消灭国家界限,我们才能制止世界战争,也只有摧毁资本主义,我们才能谈及世界大同。

中国人民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崇高的仁义原则早已成为我国人民的典型特征,并使我国人民成为远东文明的中心。

不幸的是,我国人民外遭异国强盗的掠夺,内受专制暴政的压迫,故不能使仁义原则在全世界实施。

目前俄国人民及其领袖正为全人类而英勇、顽强、坚毅地致力于消灭人类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最近根据布尔什维主义原则建立的新俄开创了世界历史新纪元。此种情形实令人欢欣鼓舞。

劳农政府致中国人民的宣言已传至中国。全中国人民充满感激之情。

目前波塔波夫将军来到此地,曾与我举行会晤。他了解我们的情况,并向我介绍了新俄形势及扩大自治原则的途径,使我极感欣慰。

我坚信新俄向中国人民表示的深切同情,坚信新俄对我国未来各种形式的新的革命运动会给予援助。因此,不管如何专制暴虐,中国人民通过斗争和不惜作出牺牲,定会早日摆脱资本主义羁绊,建立新中国。

新中国与新俄国将如同挚友一般携手并进。

我更坚信布尔什维主义定将造福于人类。我愿尽全力将布尔什维主义原则传播到全世界。我们的使命是,不仅要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全东亚。

我以福建省当局、援闽粤军总司令及广东省前省长的身份,并代表全国同仁志士及我国革命人民向您致以诚挚的敬意。

祝愿贵劳农政府及新俄万事顺遂、幸福、繁荣。

向您和您的同仁致意。

援闽粤军总司令 陈炯明

(录自《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

上海《民国日报》评论^①（节录）

（1920年4月14日）

这一次俄国劳农政府对中国国民的通告，自传到上海以来，中国人民心理上起了一个极大的震动。这几天以来，各团体对于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都有极诚恳而有力的表示。可见中国的人，是了解正义的人，是有正义的人。“欲明是非，须以儒墨反复相明；反复相明，则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这几句话，实在是含有极深刻的至理。中国人从鸦片战争以来（鸦片战争起于西历1839年即清道光十九年，终于1842年即道光二十二年）所受外国侵略的祸害，真是书不胜书。每受一次的侵略，中国国民的发展，便阻止了许多；中国国民的权利，便损失了许多；中国人生活的困苦，便加增许多。铁路、矿山，以及种种的特权，被外国人瓜分了大半，且不用说了；法权的丧失，也不用讲了；因为这些事情，还包含着许多实际的内容。你自己不肯作，不能禁人不作；你自己不树立人民的人权，便怪不得人家蹂躏。至若因为要占据中国的特权，便杀中国的人；把中国人当奴役，便要用武力强迫中国人，吃害个人、害种族、养成衰弱懒惰素性的鸦片烟，使中国人一天一天的身心衰弱下去。这些历史，实在是中国人从小到老，从现在到将来，永远不能忘记的。……

中英鸦片战役，前后亘四年；英法联军战役，自陷广东起至北京条约告成，亦前后亘四年；光绪十年，有中法的战事；光绪二十一年、二十二年间，有中日的战事；前后合算，亘十一年。俄人侵伊犁还不在于内。太平天国与清政府间的战乱，也是由外国压迫中国人生活直接间接产生出来的。南京条约成立后8年，便有洪秀全的举兵，这是很容易看明白的事实。义和团的乱事，在光绪二十六年，就

① 此文为上海《民国日报》编辑《中国人与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第一集前言

是中日战后的5年。

在这许多惨酷的历史事实里面的中国人,这一次接着俄国劳农政府这样光明正大平和诚恳的通告,并不是激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恩怨心;实在是激发起中国人来,使我中国人觉悟“压迫”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互助”是一切“善美”的起点;“自由”“平等”是一切正义的归宿,“民主的平和”是一切人类普遍的希望。

(一)撤废一切政治的经济的特权。

(二)废除秘密的外交。

(三)不侵略上地。

(四)不要求赔偿。

(五)消灭种族的差别。

这五个原则,使中国人不能不兴奋,不能不感激。因为这空前的事业,实在是自有国家这个东西以来,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所不愿作,不能作,不敢作的;又实在是今天全世界的平民,所大家希望的。

这个通告传到中国以来,中国的人民团体,言论机关,凡有血性的,都有很诚恳有力的表示。这真是表现中国人明是非,重正义的人格。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

“贼仁者谓之残,贼义者谓之贼。”

中国人民团体的这些表示,正是表现中国人几千年来潜伏在血管里的“好仁义”、“恶残贼”之“社会的良心”!

把各团体各报纸的言论综合起来,主义的意思可分为五项。

(一)认识俄国此次的举动,是世界有史以来为全人类图幸福的空前创举。

(二)主张对于俄国人民及俄国所表现的正义,表示美满的谢意。

(三)准据劳农政府的通牒,收回一切劳农政府归还的权利。

(四) 否认俄罗斯帝国时代及克林斯基政府时代所派来中国的官吏,正式与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修好。

(五) 与俄国国民提携,致力于废除国际的压迫,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

(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4月14日,第3版)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 中国政府的宣言^{*}

(1920年9月27日)

一年多以前,在1919年7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曾向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发表宣言,表示俄国政府将以前沙皇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尽行废弃,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用强力夺取和占有中国的一切,全部交还中国人民,同时建议中国政府同我国进行正式谈判,以建立友好关系。

现在我们得到通知,这一宣言已为中国政府收到,并且知道中国人民的各个不同阶层和团体都表示真诚希望中国政府同我国进行谈判,以建立中俄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中国政府已派遣张斯磨将军率领军事外交代表团来莫斯科,我们对中国代表团的到达莫斯科,深表欢迎。我们希望通过同贵国代表的直接谈判,获得有关中俄共同利益的相互谅解。我们相信,为了两国人民的共同幸福,俄国和中国人民之间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我们知道,俄国和中国人民的敌人力求阻碍我们两国的友好

^{*} 亦称“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于1920年9月27日发出。

和接近,他们明白,我们两大民族的友谊和互助将使中国强盛,以致任何外国人都不能再像现在一样奴役和掠夺中国人民。

不幸在尽快建立俄国和中国友好关系方面,还有某种障碍。俄国代表团已经能够确信我国对于中国的真诚和友好态度,但是该代表团至今没有接到适当训令,使两国人民的友谊得以固定下来。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对两国接近的迟延,致使双方政治上和贸易上的重要利益不能实现,感到遗憾。为了帮助和加快两国人民友谊的建立,特此宣布:我们坚决遵守1919年7月25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宣言所声明的各项原则,并根据这些原则缔结中俄友好协定。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认为,为了两国的幸福起见,有必要发展前次宣言的原则,向中华民国外交部提出下列协定的要点:

一、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宣布,以前俄国政府历次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

二、两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迅速建立正常的贸易和经济关系。随后根据缔约双方遵照最惠国的原则,另行缔结有关贸易经济的条约。

三、中国政府承担下列义务:

(1)不给俄国反革命的个人、团体或组织以任何支持,不准他们在中国境内活动。

(2)在签订本条约时,须将中国境内反抗苏俄及其盟国的军队和组织解除武装,加以拘禁,并引渡给苏俄政府,同时把他们的武装、物资、财产全部移交苏俄政府。

(3)苏俄政府对于那些对中华民国进行叛乱斗争的个人和组织,亦负有同样的义务。

四、凡居住中国的俄国公民当一概服从中华民国境内有效的

一切法律和规定,不得享有任何治外法权。居住俄国的中国公民服从苏俄境内有效的一切法律和规定。

五、中华民国政府承担下列义务:

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政府立即同未经苏俄政府委任而自命为俄国外交和领事代表的人断绝关系,并把他们逐出中国国境。

将中国境内属于俄国使馆和领事馆的房产以及使馆和领事馆的其他财产和档案,归还以苏俄政府为代表的俄国。

六、苏俄政府放弃中国因义和团起义而付偿的任何赔款,但中华民国政府不得在任何情况下,把此项赔款付给非法提出此种要求的前俄国领事或任何他人或俄国团体。

七、本条约签订以后,中华民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应立即互派外交和领事代表。

八、俄中两国政府同意为苏俄需要另行签订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条约,在订立条约时,除中俄外,远东共和国亦可参加。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提出协定的上述各点作为主要条款,同贵国代表进行友好协商,为了两国的共同幸福,中国政府认为需要提出修改意见,亦可友好协商。

中俄两大民族的关系,不限于上述协定中所述各点,两国代表今后还需要另订专门协定,解决贸易、国境、铁路、税关以及其他等等问题。

苏俄方面将尽一切力量以求建立双方最密切最真诚的友谊,希望中国政府具有同样的诚意,并迅速提出建议,以便尽快缔结友好条约。

副外交人民委员 加拉罕

1920年9月27日

(录自《五四运动文选》)